



通俗文藝叢書

# 一個農民的真實故事

嚴文井著  
東北書店發行



通俗文藝叢書

一個農民真實的故事

嚴文井 著

— 故事 —

東北書店發行

一個民族的真實故事

著者 嚴文井

出版者 東北書店

總店 哈爾濱道裏地段街  
分店 佳木斯 齊齊哈爾 牡丹江

白城子 延吉 北安 通化 赤峰

經售者 各地東北書店支店  
及東北書店分銷處

印刷者 東北日報二廠

每冊定價一元八角

民國卅七年一月初版 2000 佳



## 農民的真實故事

3300 年1年初版 佳1—2000.

定價：1.0元

# 一個農民的真實故事

嚴文井

## 一、在記功大會上

只一天功夫，二道河子的農民就在小學校院裏，那四個一排的高大板倉前，用木頭同樹枝搭好了，一個大棚子。在七月裏，這個棚子遮太陽是有用的，但對雨却顯然擋不住；好在這幾天天氣還好，昨天陰了一天，今天早晨居然又出了太陽，一百多個農民幹部已先後從各屯起來，記功大會終於如期舉行。

在記功大會上

我到會場的時候，會議似乎已經進行了一會，我就悄悄坐在旁邊一段木頭上。雙河的區工委正站在桌子前面問下面：『誰講呀？誰講呀？』大家有的在抽烟，有的在交談，彷彿沒有怎麼注意這話。過了一會，在我後面有一個人



說：「我來講吧！」馬上從人叢中跨到了前面。

那是一個披一件黃卡機布短褂的，瘦瘦的年輕農民，神氣很嚴肅。他把雙手支在桌上，用那雙大而缺乏精神的眼睛看了大家一眼，隨就開口說：

「我說說咱們那工作，我說完了，大夥看是不是那樣，有不實的地方，大夥只管說。」

他挺直了腰身，把披着的衣襟前拉了一下，接着說：

「我先說闖王永屯的王老八吧，那次開完勞動英雄大會以後，咱們屯子裏大小工都組織起來了，我調查全村老小有什麼困難，大夥說：「就是沒有吃的。」我一看，跟前兒糧戶也沒多少，有一兩個舊中國的地主也都闖了。我看附近那王永屯還有大地主沒有打，老百姓沒有小米吃不能生產呀，我就想去幫他們屯子闖爭。」

「一去到那裏，我先幫他們搞生產；那邊生產沒有搞起來，軍人家屬也沒人補助。我又看了看地主家裏情形，他們還是照樣不動彈。我想：他媽地主不幹活，必是有東西，先幫大夥編好生產組再說。」

「編組的時候，我問大夥有什麼困難，大夥不吱聲兒。我尋思，這裏工作必定來

生，就想怎麼發動他們。我看小組裏跑腿的多，我就說：「編了小組，咱們要去搶割，跑腿的一人領一垧地，天一好，一人一定侍弄五六畝。跑腿那能一輩子，娶不起媳婦，這都是地主剝削的緣故，咱們要打垮地主，把生產搞好，到秋後也要弄個媳婦。」

「王永屯八戶人編成了兩個小組。第二天早晨，張廣明來報告：『第二組不幹了，大夥向地主插具去了，不跟咱們編組。』」

「我就對張廣明說：『這裏大地主還沒有倒，像王老八，鬪是鬪過一回，還沒有徹底，你得想辦法，讓大夥都曉得，明明裏實就在那兒攪着了。』」張廣明問：「再對能行嗎？」我說：「能行。」

「後來張廣明就連絡一些窮人把王老八抓住，大夥就圍他鬪開了。」

「王老八先啥也不肯說。我說他一定有東西，大夥就想辦法嚇唬他。他害怕了，才說出兩付鍍子來。後來又在他屋裏樹頂上找到十幾個麻袋；又挖出一口缸，裏面裝的盡是布疋衣裳。我想這傢伙還能有，告訴大夥再追他。他又不肯說。我從兜裏掏出一個紙條，其實我一個字也不識，我說：『我有情報，快說吧！』他也不知怎麼一回事，就又說了，在大牆後面，「掉水」底下，挖出一個木桶，裏面裝了二十來件衣裳。」

說到這裏，會場裏所有人都笑了，這個年輕農民也微微笑了一下，停了一會，他又往下說：

「以後就是鬪王芳，這個傢伙真尖，鬪了好多日子，才拿出兩個金鑼子，兩付鉗子；後來，大夥又從烟筒橋子底下挖出了一口大缸，大夥都以爲他澈底了，要取保放他，我就不信地主會說實話，走過去對他說：「你還有金鑼子，快說了吧。」

「他聽我這一說就打巴兒，我就知道他準是有。大夥又要鬪，他承認還有一付金鑼子沒拿出來，要求自己去取，大夥不答應，派張廣明同他一起去取。」

「走在半道上，他對張廣明說：「跟你說實的，我一共有三付金鉗子，兩個金鑼子。我們一家一半，拿一個鑼子給農民會行不行？」張廣明說：「行。」

「他領張廣明到地裏豆角根兒底下去挖，那時候正下着雨，下了一地攏溝水，往下挖，露出了一個小鑼兒，張廣明過去就一把搶過來了。」

「地主兩口子都跪下了，說：「不留給我們一點？」張廣明抬起腿子就是一下：「留給你一脚！」

「拿到農民會一看，鑼子裏裝的是五付金鑼子，三付鉗子，兩個鑼子，兩個鑼兒兜



鍊兒，兩塊銀牌，一個人老頭銀元。」

## 二、幫窮哥兒們開腦瓜筋

講到這裏，他似乎有些疲乏，歇了一口氣，又大聲音往下說：

「我想說一說發動大夥的事。會員有道理不明白，就要告訴他們，幫他們開腦瓜筋；要發動大夥鬧爭，不然就成了包辦了，還用會員幹啥！這一點我是從工委那裏學來的。要發動大夥就要耐心同他們談，慢慢談道理，有時要談好幾天才發動得起來。」

「怎麼個談法呢？比方，我第一次在本村舖王福慶，他是偽鄉區長。我不集大夥開會，大夥先不肯講話，我就問大夥：「咱們窮哥兒們是怎麼窮的？今天來算個賬吧，大夥說，咱們是怎麼窮的，人家又是怎麼有的？」有人就說：「人家各個兒有錢唄，窮是命不好。」

「那我就說：「命不好就該窮嗎？咱們打不打算往好過呀？」有人就說：「哪人還不想往好過！」

「我說：「想往好過，咱們想想地主的錢是誰給他掙的。」有人還是那樣說：「人

家各團兒掙的唄。」另外有的人就說：「人家錢多，錢掙錢。」

「我問：「他那是拿誰的錢過的，是不是咱們窮哥們給他掙的呀？」大夥還不明白，說：「人家花錢雇咱們，怎麼是咱們掙的？」」

「我問：「地主下不下地？都是誰給他剷草，誰給他薅草？」大夥都說：「那當然是咱們窮哥兒們。」」

「我又問：「假設沒有咱們，他不能活？」大夥說：「不能活，沒有咱們，他活不了。」」

「我說：「對，地主沒有咱們就不能活，咱們好好算清這個賬，看他們是怎麼有的，看他說頭房，二房媳婦都是誰給他掙的。咱們還有：四十歲還擽不上媳婦的是怎麼一回事？他有錢吃得大肚子勒勒的，咱們還穿不上褲子是怎麼一回事？咱們是不是算計



窮窮哥兒們開腦筋

不過地主呀，僑滿時候誰說話能算呀？」

「這回大夥都說了：『有錢的嘍！』」

我又問：「什麼樣人爲大爺呀？」大夥說：「有錢的就是大爺。」「那末，窮人爲啥？」「窮人就爲土包子，三孫子嘍。」

「我說：『假設地主算計咱們，咱們是不是能明白呀？假設咱們不給他幹活，他的房子能不能給咱們住，是不是要攔咱們搬家？他不幹活，他的錢是不是叫們一點一點掙的呀？大夥好好想想，給他抗大活，叫工也剝削，咱們小工子也叫他剝削，是不是什麼事情都給他計算到了，是不是咱們老婆都往他手裏算計去了？』大夥說：地主對咱們到底有沒有好處？」

大夥都說：「沒有，這末一算，這回他一點兒好處也沒有了。」

「我又說：『剝地的時候，地主給大夥拿一盒洋火，是不是大夥只要少歇一會，啥錢也都給他掙回來了？抗活要不給他往好幹，他是不是要罵咱們喪良心呀？他是不是拿着咱們的錢講理咱們？咱們鬧他的東西是不是拿他的？』」

大夥都說：「不是！」我問：「誰的？」「是咱們的，都是窮人的，沒有地主一

點，他欠咱們的，多啥也還不起咱們。」

「我問：『你們打不打算朝他要呀？』」

「大夥來火了：『還不要？這回一定找他算賬，要東西，他媽的對窮人一點兒好處沒有！』」

「談到這時候，大夥腦瓜筋開了，啥話都肯說，也就發動起來了。就是有時候要談好幾天，……」

### 三、我認識了劉俊英

這個瘦瘦的年輕農民的講話打動了我，我感到其中有一些特別的東西；他不僅堅決、有智慧，而且在這二者之外，似乎有更多的東西。休息的時候，我向工委打聽他是誰，工委告訴我：「這就是那個劉俊英，白土崗子的民兵隊長。」

我馬上記起來了，我早就聽見過這名子。那是區工委同阿城的政委在惋惜雙河區一個好農民幹部，如何爲了擺弄一隻柃子，不小心走火把自己打死了的時候，談起現在全區最好的幹部是誰，談到了他。

我決心找他談談。繼續開會後，當我向人當中尋找他時，有人告訴我他生病，已經回住的地方去了。當天晚飯後我找到他住的地方：原來他是大塋上生癩子，不能坐，我進屋的時候，他正側着身子躺在炕上。我說出來意，旁邊幾個積極份子都笑了，插嘴說：「他的事兒可多哩，兩天也說不完。」

劉俊英問我：「怎麼談呢？」我說：「就像你白天講話時那樣談，隨便說，反正說的都是你自己的真事兒，從哪兒說起都行。」他點點頭，表示懂得了我的意思。

屋裏的人對這件事都表示很有興趣，劉俊英談話的時候，有人就自動幫他補充材料：當中他說得快了一點，另外有人就勸他說慢一點，讓我好記。

他開始告訴我，他一共姐妹六個，哥兒們佔四個；他小名叫做保育，今年二十八歲，爺爺那一輩從山東搬到東北來，連三代都是給人抗活，賣功夫，租很少一點地種。在他父親手裏曾經有過一匹馬，那時他還很小，因為還人「饑荒」，把那馬賣了。他出生在雙城南邊的南下坎兒，在那裏長大，直到他二十三歲結婚以後，他丈人讓他搬到阿城來，住在雙河白土崗子他丈人跟前，爲的是這一帶地好租，找燒的也容易。那時他母親早已去世，搬阿城不久，父親也爲肚死了，他就帶着三兄弟同老兄弟過日子。他

們一共種了兩畝地，老兄弟給人放馬，餘外的時間，他同老劉還賣零工，給人翻地，直到翻身以後分到三畝六畝地，自己才算第一次有地。

這一次談到這裏因為天晚暫停，以後每天我都去找他，繼續聽他講自己的故事。這當中我發現他精神不足，談話費力，似乎他的病還不止是長疔子。有一天，他患了重感冒，發燒，我勸他休息了。這時他同村一個叫蓋勤的積極份子告訴我，他得病是因為「心裏太好」「格攢」事，太操心」的緣故。當他在這裏開會的時候，心裏還老惦记着家裏那十一個民兵，同那六支步槍，甚至於吃不下飯，睡不好覺。

蓋勤還告訴我，劉俊英的辦法多，他頭導鬪爭地主，問口供的時候，把地主一家分開來過堂，結果不打人也許可以問出很多東西來。劉俊英時常勸他們：「你們別聽地主哭，別聽地主說，聽了就要上當，他衝你哭，你一脚把他踢開。」

聽了這些事情，我從心裏喜歡劉俊英這樣一個人，同時很擔心他身體，我懷疑他有肺病。後來聽他自己說，他在十幾歲的時候，給地主抗活，累得吐過血，一直到現在，只要多說了一點話，喉裏還帶血絲。

他發燒的那天，我去參加了那正在進行的區場大會，全區一百幾十個幹部當中只提

出了兩個記大功的人，其中一個人就是劉俊英。大家討論得很熱烈，有些被提出記功的人一討論就被大家取消了名子，也有的由兩次小功被大家改成了一次小功。到了討論他的時候，大家都嚷着說：『劉俊英行，他的好處太多了，說不完。』沒有一點異議，馬上通過了。這給我很深一個印象；他在羣衆當中有很高的威信。

這次大會後，雙河建立了區農會，劉俊英被選爲區農會的組織委員。以後工作隊從雙河轉到白城去消滅『夾生飯』，工委讓他也帶着一個小組去幫助工作。我們雖不住在一個屯子裏，彼此見面的機會却不少，一碰見他，我就總要拿一些在他認爲是常識的問題去問他。後來我把這些材料整理好了，又找着他讀給他聽，讓他加以修改補充，他從來沒有嫌麻煩。只是有一兩次，我猛然發現他精神不行，談話氣都接不上，才勸他停止；我記起他談話多了痰裏帶血絲的話，心裏感到很不安。

消耗他體力的結果，知道了以下這樣一個故事。

#### 四、他的幼年

劉俊英九歲的那年，他爹生癩，不能出外幹活，家裏沒有吃的，他媽同他兩個姐姐

出去給人家壽草，媽一個人包一條壩，兩個姐姐共包一條壩，他就在家侍候爹。

爹的病總不見好，想去請個先生來看看，沒有錢，怕先生不肯來；旁人家請先生看病，要大車套小車的去接，他們家離先生住的地方有三里來地，他們家又沒有車馬，怎麼辦呢？媽就對劉俊英說：

『這末着吧，咱們去求求先生，明天見了先生，我要你跪下你就跪下。』

第二天早晨，母子兩個去到先生家，先生還沒有起來。他們進了先生屋，看見他還躺在炕上，不敢驚動他。其實先生早已醒了，翻了一個身，看見炕旁邊站着的劉俊英母子，知道又是來求他看病的，就裝睡，又閉上了眼。

劉俊英的媽就連忙哀求先生說：

『先生，我家實在是沒有法子，把病人扎顧好了，我們一家都忘不了你。』

先生還裝作沒有聽見。劉俊英的媽一邊哀求一邊眼淚直淌。過了很久，先生才慢慢坐起來，連說不行。

沒有等媽說，劉俊英就跪下了，照他媽教的話說：

『先生，你去看我爹就像看我，治好了他，你是我們一家救命恩人。錢將來總歸要



還你的。」

先生看劉俊英老跪着不起來，有點不好意思，打了兩個呵欠，說：

「孩子，起來吧，我去。」

這樣才算把先生接到家。那時劉俊英父親的瘡已經臭了，生了蛆，要動刀子往下割，治了好久才好，花了藥錢二百吊，拉了好大一筆「饑荒」。

給爹治病的時候，劉俊英同媽出去要飯。媽怕他心裏難受，對他說：

「咱們是實在沒法兒，要飯不爲低氣。」

說是這樣說，要飯的時候，却常有人這樣譏笑他媽：「你看你這人家還要飯！」再不是就說：

「別要飯了，去找個搭伙的，找個拉幫套的吧！」

劉俊英爹的病剛好，媽又病倒了，剩下他們姐兒幾個，餓的沒有法子，劉俊英就跟他大姐出去偷苞米。

他們正在動手，還沒有偷着幾個，一下就被看青的抓住了。看青的給他們好一頓揍，還說要把他們送到甲長那裏去。聽了這話，他們姐兒兩個嚇得兩天不敢着家，躲在